

主編／程帆

中国致公出版社

我听朱光潜

他为我国现代美学建设，
为建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
美学体系和文艺理论体系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朱光潜经过对自己以前的唯心主义美学思想的自我批判，
提出了「美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的观点，

并以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的实践观点」不断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
形成了一个颇有影响的美学流派。

讲美学

听大师讲学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听朱光潜讲美学 / 程帆主编.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2. 11

(听大师讲学丛书)

ISBN 7 - 80179 - 097 - 9

I. 我… II. 程… III. 朱光潜 - 美学理论 - 研究 IV. B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1044 号

我听朱光潜讲美学

主 编:程 帆

作 者:心 言

责任编辑:刘 秦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4 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彩虹(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 1/32

印 张:41.5

字 数:800 千字

版 次: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北京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5000 册

ISBN 7 - 80179 - 097 - 9/H · 006

定价:115.2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听大师讲学丛书》本着“弘扬文化、普及学术”的精神,特约请了一批在高校从事专门研究的教师和博士,将他们对我国现当代著名学者的学术成就,人文精神等方面的研究、理解整理成通俗的文字,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研究和学习。这也是我们编写这套书想要达到的目的,同时对我们的工作来讲也是一次挑战性的尝试。

在这里特别要说明的是“听大师讲学”并不是作者的听课笔记,而是作者把研读大师的著作所得到的收获当做是聆听大师的教诲,故名为《听大师讲学丛书》。现将《听大师讲学丛书》第二辑第三部《我听朱光潜讲美学》献给大家,至于这种方法能否行得通,效果好不好,还有待于诸位读者指正。

中国致公出版社



目 录

朱光潜小传

在桐城中学接受古文熏陶	(3)
香港大学的西学启蒙	(6)
初涉人世	(8)
留学英伦	(11)
京派主将	(14)
新中国美学大讨论	(19)
未名湖畔晚霞绮天	(20)

我听朱光潜讲美学

一、人生世相的纯美关照	(25)
那棵群山中凌风飞舞的铁松	(26)
看啊！那浩瀚月色中的密林小路	(30)
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33)
爱上了一个“东施”	(36)
我见青山多妩媚，青山见我应如是	(39)
二、诗歌语言美学	(44)



“亲爱的,来”	(44)
字典和口语里的“春天”	(46)
“僧敲月下门”	(47)
山川寒暑的阴阳交错	(49)
亡国之音哀以思	(51)
交响乐与歌剧	(53)
三、情趣超绝的诗歌境界美学	(56)
空山中的入语	(56)
寒塘边傲骨腊梅的暗香	(58)
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	(60)
“池塘生春草”与“谢家池上,江淹浦畔”	(63)
“泪眼问花花不语”和“悠然见南山”	(65)
苦痛的狄奥尼索斯与静穆的阿波罗	(66)
情趣与意象契合的历史交锋	(69)
附论: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	(73)
委婉缠绵与率直淋漓的爱情	(73)
明溪疏柳与狂风巨浪	(74)
游仙遗世中的寂美韵姿	(76)
四、诗歌与绘画	(84)
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84)
轻微叹息中的恬静与肃穆	(86)
巧笑倩兮的流动美	(88)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90)
五、诗与散文	(97)
《百家姓》与《红楼梦》是散文还是诗?	(97)



诗歌是缠绵悱恻还是理直气壮?	(99)
否认诗与散文的分别?	(100)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101)
“咸阳古道音尘绝”和“逢人只唱相思曲”	(102)
露滴牡丹开的声音	(108)
六、美学与文学	(111)
玉树临风般完美的东家之子	(111)
“大江东去”与“杨柳岸晓风残月”	(117)
诗歌美学与文字游戏中的谐隐	(120)
七、美学与文学创造	(125)
心口如一,写尽风起花落	(125)
“成竹在胸”与“捻断数茎须”	(129)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132)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	(137)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40)
缠绵的内心诗意与外在的方块文字	(143)
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朋友	(146)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151)
言能尽意吗?	(155)
空中楼阁与拘泥现实的局限	(159)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恰似一朵水莲花, 不胜凉风的娇羞”	(163)
八、审美与艺术人生	(166)
怡养性情的美学人生	(166)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171)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	(179)
细雨梦回鸡塞远	(184)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上)	(189)
文学上的低级趣味(下)	(195)
断臂维纳斯的优美与街头女郎的妖艳	(200)
小男孩的骑木马游戏	(202)
超脱丰富本色而完整的人生	(209)
九、悲剧美学	(212)
红尘中远逝的美人在叹息	(212)
远古神话中英雄的高华气魄	(218)
审美的凄迷与道德的冷峻	(222)
铮铮男儿的傲骨与冥冥中宿命的厄运	(227)
在晨光熹微中慢慢绽开的含着露珠的花朵	(229)
十、论陶渊明	(234)
退却中的关怀	(234)
我辈中人的真性情	(236)
秋潭月影中的温玉	(240)
十一、朱光潜与美学大讨论	(242)
十二、朱光潜与宗白华	(249)
各自的美学追求	(249)
未名湖畔的美学双峰	(256)

附 录

一、关于朱光潜美学的几个问题	(261)
-----------------------------	-------



朱光潜是怎样学起美学来的·····	(261)
什么是美学? ·····	(264)
从具体的现实生活出发还是从抽象概念出发·····	(269)
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问题·····	(273)
朱光潜说自己学美学的一点经验教训·····	(278)
二、朱光潜学术著作概述 ·····	(282)
《文艺心理学》·····	(282)
《悲剧心理学》·····	(283)
《诗论》·····	(285)
《西方美学史》·····	(289)
《谈美书简》·····	(292)

朱光潜小传





总的来讲,朱光潜是一个纯正的书生,而且早年经历比较顺畅,很少有什么大的波折。也正因为他是纯正的一个书生,虽然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但这些都是时代的内容,就他个人而言,读书和做学问几乎始终就是他的全部人生内容。当然,晚年的文化大革命要除外。

在桐城中学接受古文熏陶

朱光潜出生于一个经济上破落的书香之家。祖父朱文涛与父亲朱若兰均致力于科举所需的策论经义,试图从科举这个当时的所谓正途出身。尽管据朱光潜说他们做得很好的八股文,却未能赢得一袭青衿,终身以教私塾为生。朱光潜从6岁到15岁,一直接受父亲的私塾教育。私塾教育是朱光潜承受深厚传统文化素养的重要途径,也是19世纪出生的学者人生经历的必由之路。他自己中年成名后对这时所受的教育有所反省,一方面是批评,另一方面又加以肯定:

我的祖父做得很好的八股文,父亲处在八股文和经义策论交替的时代。他们读什么书,也就希望我读什么书。应付科举的一套家当委实可怜,四书、五经、纲鉴、《唐宋八大家文选》、《古唐诗选》之外就几乎是闾墨制义。……这早年读经的教育我也曾跟着旁若无人咒骂过,平心而论,其中也不完全无道理。我现在所记得的书大半还是儿时背诵过的,当时虽不甚了了,现在回忆起来,不断地有新领悟,其



中意味确是深长。

从一定意义上说,朱光潜虽然终生致力于西方美学,其审美趣味却从未完全脱离过幼年时代的文化熏陶。

朱光潜的父亲把自己写策论经义的经验灌输给儿子,使朱光潜熟悉了这类文章的作法要点:即内容上要善于做翻案文章,结构上要注意起承转合。朱光潜当时也喜欢八股文结构的匀称完整,条理分明。八股文的训练长达10年,肯定影响到朱氏写作的风格,他后来曾有过清醒而不无谦逊的反省:

这类文章没有什么文学价值,人人都知道。但是当作一种写作训练看,它也不是完全无用:在它的狭窄范围内,如果路走得不错,它可以启发思想,它的形式尽管是呆板,它究竟有一个形式。我从十岁左右起到二十岁左右止,前后至少有十年光阴都花费在这种议论文上面。这训练造成我的思想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我写说理文很容易,有理我都可以说得出来,很难说的理我能用很浅的话说出来。这不能不归功于幼年的训练。但是若全盘计算,我自知得不偿失。在应该发展想象的年龄,我的空洞的脑袋被歪曲到抽象的思想工作方面去,结果我的想象力变成极平凡,我把握不住一个有血有肉有光有热的世界,在旁人脑里成为活跃的戏景画境的,在我脑里都化为干枯冷酷的理。

1912年,朱光潜进入当地所办的实行新式教育的“洋学



堂”——孔城高等小学堂读书。在小学只读了一学期后,就考入桐城县声誉甚佳的桐城中学。桐城中学是由晚清古文名家也是著名学者的吴汝纶创办的。吴汝纶出自曾国藩门下,与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号称“曾门四弟子”。他虽为古文家,但思想甚为开明,主张引进西学,曾为严复的多种译述作序,极力推扬,倡导启蒙。吴汝纶早已去世,桐城中学最重视的已并非西学,而是使桐城人深感荣耀的桐城派古文。此时的朱光潜文章已经清通,改做古文并非难事,而他在同班中年纪又最小(那时承袭科举遗风,中学生年龄偏大,甚至有 30 多岁读中学者),因此颇得国文教员赏识,他们甚至希望他能接桐城派古文一线之传。他的摹仿能力相当强,学欧阳修、归有光的文章都能学得很像。他认为学古文别无奥秘,只要熟读范文多篇,体会其框架、腔调和用字造句的姿态,即能得心应手。他对古文的气势、神韵颇有心得。他说:

依我所知,这派文章在道理固然同有,大毛病也不见得很多。它的要求是谨严典雅,它忌讳浮词堆砌,它讲究声音节奏,还着重立言得体。古今中外的上品文章似乎都离不掉这几个条件。它的惟一的毛病是文言文,内容有时不免空洞,以至谨严到干枯,典雅到俗滥。这些都是流弊,作始者并不主张如此。

朱光潜在桐城巩固加深了他对古典诗歌的爱好。他的国文老师潘季野,对他影响尤大。朱光潜很早即能了解中国诗歌风尚的变迁史,并且培养出能宽容、同情地了解各派诗歌的审美态度。他认为诗歌欣赏者的趣味时时变化,正如江湖游



客寻幽览胜，风雨晦明，川原海岳，各有妙境。吾人正不必以此所长，量彼所短。各派都有长短，取长弃短，才无偏蔽。桐城派注重对诗文的气势与神韵的体会，而朱光潜深有所得，所以气势和神韵成为他 30 年着力探讨过的美学论题。

香港大学的西学启蒙

朱光潜的西式教育开始于香港大学，他在读书中形成一个习惯，那就是无论学习一门功课，还是自己钻研一个课题，为了促使自己对所学知识系统化地进行思考，使之变成素养，他往往把读书心得整理成文章，寄到国内杂志报刊发表，以介绍西方文化。他在香港大学最感兴趣的是心理学。

他对文学的兴趣固然从小就开始养成，但那只是对中国古典诗文的爱好。正是在香港大学，英国文学老师辛博森（中文名沈顺）教授使他对英国浪漫派诗歌如醉如痴。据说他第一次自己读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时，那位老水手射死海鸟的故事枯燥无味，可是经这位辛博森教授指点讲解后，这首诗的音节、意象、穿插变得非常美妙，呈现出美的奇迹。

香港大学的哲学教师奥穆为朱光潜“种下了爱好哲学的种子”，而且启发他对希腊文艺和哲学的爱好，培养了他对于精神价值的珍视，使他力求摆脱生活中的庸俗。奥穆自己是一个在大学里教课，怕学识染上铜臭而自愿不拿报酬的自由论道者。他品格高尚，待人诚恳热情，朱光潜的同学、日后成为著名翻译家的郭斌和就出自奥穆门下，对他非常敬仰。



香港大学5年的生活,很有令朱光潜留恋之处。当然,在同学关系上,最亲密的还是同一文化氛围中出来的人。他和北洋政府同时派遣的同学朱跌苍、高觉敷几乎形影不离。他们相对于其他富有的同学而言,显得寒酸,个子又都比较矮小,被其他同学取了 Three Wise Men(三个哲人,哲人即怪人的雅称)的诨名。让朱光潜最愉快的是 Three Wise Men 午后的散步。他们同住梅舍,午后课少,有空即沿着梅舍从小路经莫理孙舍走到太平山顶上,望一望蔚蓝的晴空笼照着蔚蓝的海水,看那无数远远近近的小岛屿上耸立着青葱的树林,红色白色的房屋,在眼底下铺成五光十色的图案,这时他们就能卸下生活的压力,仿佛成了脑中“空空如也”的原始人,再另寻小径下山,吃一顿丰盛的晚餐。这样的散步是其读书生活的一种调剂。以他温和的性格,在每天的散步中加深了与另外两个“哲人”的友谊,其中高觉敷对朱光潜的生活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高觉敷专力于心理学,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朱光潜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变态心理学派别》就是请他作序的。

香港大学也给他留下了懊悔和不愉快的回忆。有一次作文,因为所表达的生活观念与老师不同而被痛骂。某一夜生了病,第二天早晨浮斯特教授用一种新设计的心理学方法进行智力测验,朱光潜的分数为全班倒数第一。令他感到惭愧的是对奥穆先生的态度。因崇高而寂寞的奥穆先生教伦理学时,坚持要学生读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而学生们瞧不起这些古董,要求用简明的美国教科书,奥穆不同意,于是下课时,朱光潜与其他同学一道跟在其后面辱骂。奥穆先生对朱光潜青眼有加,主动劝他跟自己学习希腊文,分文不取,而朱光潜



学了几次就不告而退。在朱光潜以后的教学经历中,感受到了奥穆当时的寂寞,因而也更为当时的幼稚而惭愧。

香港 5 年,对朱光潜影响最大的人物恐怕要算苏格兰人沈顺(辛博森)教授了。他的美妙的英国文学课使朱光潜非常佩服,因此他在考取公费留学英国名额后,遵从其劝告,进入其母校爱丁堡大学,在那里学习了 4 年,确立了他的学问方向和美学研究基础。

初涉人世

1924 年 9 月,朱光潜通过夏丏尊的介绍,转到浙江上虞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教英文。春晖中学系 1920 年由富商陈春澜捐资创办,名重一时的教育家经亨颐任校长。校址离上虞县城约 5 公里,景色宜人,尤其是集中了一批才华横溢,学识湛深的教师,包括朱自清、夏丏尊、匡互生、丰子恺、刘熏宇、刘叔琴等人。朱光潜在这里只呆了不到半年,却和这些人结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朱自清、夏丏尊等人都对他的学术道路产生过较大影响。朱光潜好几篇文章都回忆怀念当时的生活。他曾写到:

同事夏丏尊、朱佩弦、刘熏宇诸人和我都和子恺是吃酒谈天的朋友,常在一块聚会。我们吃酒如吃茶,慢斟细酌,不慌不忙,各人到量尽为止,止则谈的谈,笑的笑,静听的静听。酒后见真情,诸人各有胜慨,我最喜欢子恺那一副面红耳热,雍容恬静,一团



和气的风度。

1948年朱自清去世后，他写了《敬悼朱佩弦先生》一文，其中写到在春晖中学所受的影响：

学校范围不大，大家朝夕相处，宛如一家人。佩弦和丐尊、子恺诸人都爱好文艺，常以所作相传视。我于无形中受了他们的影响，开始学习写作。我的第一篇处女作《无言之美》，就是丐尊、佩弦两位先生鼓励之下写成的。他们认为我可以作说理文，就劝我走这一条路。这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抱着这一条路走，如果有些微的成绩，就不能不归功于他们两位的诱导。

他们的影响伴随着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朱自清和朱光潜的关系最为密切。除了“诱导”朱光潜走上写“说理文”之路以外，朱自清还为朱光潜的美学著作《文艺心理学》、《谈美》作了序，给予相当高的评价，这两部书连同晚出的《诗论》都经朱自清详细读过，并提供了不少修改意见，《文艺心理学》第六章《美感与联想》就经他批评后，重新改作。30年代，朱自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又聘请当时在北京大学西语系的朱光潜在清华开设《文艺心理学》选修课，过从甚密。

夏丐尊不仅推荐朱光潜到春晖任教，后来又一同创办立达学园，筹办《一般》月刊和开明书店。他是直接促使朱光潜写作乃至成名的动力之一。朱光潜到英国留学时，夏丐尊就敦促他为《一般》写稿。朱光潜就以通信的方式，在《一般》上发表了12篇文章，夏丐尊主动把这些编成一集，取名为《给青